

是你吗？

美术学系 艺术策划与管理 2011 级 彭璐

梦到从悬崖掉进大海，是你救了我。

是你吗，是你来过了吗？我知道是你来过了，你看，就算是风来过，风铃都会响，那种声音，清脆无比。茶杯上留下的渍迹，沙发上凹下去的坐痕，我知道，你来过，一定是你来过了。有多久没见面了，两年、三年，还是更久？你现在究竟在哪里呢？

我知道回不去了。回不去，真是让人伤心的一句话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我再也没有力气去缅怀了，怀旧固然是好，可是也要看看将来。

不想再去恨了，因为这恨，对我来说，是多么艰难，又是多么痛苦。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，看你给母亲写过的诗和信，再也不会哭。这次回去，我要把它们带在身边，想你的时候，就可以去看看你从前的样子，听听你小时候的故事。

你是否还是伏在祖父的背上学字？你的朋友还是只有屋后的那一群小刺猬吗？你做好放在墙上晾晒的泥人儿还有没有被其他的小朋友砸碎？他们有没有再骂过你，欺负过你？你想不想那个送你上学，和你分食一个鸡蛋的女孩子？你说说看嘛，我非常想听。

没有其他人会懂，但是我都懂，你觉得这样够不够。

最近写了一首小诗，林林总总，碎碎散散，却总是伤怀。因为我知道，怎么写，都不会如你写的一样好。

什么都不同了，或许你从未料想，会变成现在这样，谁能够料想得到呢？那个在本子上写满前程似锦的你啊，那个坚信前途光明的你。旁人总会问我，恨不恨你，我都会点头，仿佛如果不恨，就是不对的。可我总归是你的女儿，即便是恨，也总会有个有效期限的吧。

流水，高山流水。随流水而去的，还有你，只有你大步向前走了，没有回头再对着我们，看上哪怕一眼。

总想写你，但我知道，这有多么残忍。总是要掉到对你的回忆里面去，害怕溺死，可是又何妨呢。

和展打电话，问他想我了吗。他说：“想，来看看我吧，挺想咱妈的，想回去看看她。”

你也很想他们吧。

你喜欢月光云海吗，或者吉光片羽？这些名字已经遥远到不存在，太美好也太伤感了，即便这或许不是它的初衷。我是真的没有力气了，有些事情不去想，或许真的就没那么痛。

你幸福吗，过得好吗？我很想知道。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想直接问问你的，也不能够，你究竟是去哪里了？写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字，你也不会看到。但我只想，很想知道，你过得好不好，我明白你再也不是那个背着佯装睡着的我的男人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记得你说过，如过我是一棵树，就把我劈成柴，扔到火里烧了。我明白，你对我有多失望。

你说，做文章，不可用太多的“我”字，有太多个人感情色彩的

话，终究成为不了好文章。但这一次，我做不到了，因为这一次，是我对着你的抒情，怎么能够做得到。

直面苦难，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唯一可以做的事，那么面对你呢，我又该如何？

刚刚，我看到一场晚会。晚会结束的时候，有人在收凳子，有人在看海报上究竟是写了些什么字。也有人去拉幕布的吧，一定是有的。只有灯光，五颜六色的小灯，没有了伴奏的人群，依旧漂亮，也会有人最后去熄灭那排灯，一定会的。我没能看看这里此前彼时的喧嚣，却从舞台此刻的落寞，猜得到几分，多么繁华，就有多么寂寞。从这情景的旁边走过，想着伤心了，也就真的伤心起来。其实我心里还是爱的，爱荒凉，爱别人不爱的、忽略的一切。你看，还有我呢，还有我懂，不是吗？还有我陪着，你觉得足够吗？下课时，坐在凳子上，久久不愿醒来，看着泱泱的人，像是看到他们在向不好的深渊奔去，所以呢，就让我留下吧，时光，请你等一等吧，再等一等，可以吗？

最近手又开始严重地脱皮，却也是之前就料到的，这是六年来的隐疾，没有你在身旁，谁又会为我去摘一颗艾草呢。还记得你曾皱着眉头问我，艾叶，当真有用吗？

天是真的开始冷了啊。

一切都会远去。最终也敌不过这四个字，曲终人散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，即使从未料想会有那么一天的分崩离析。

曲终人散场，去看看那排灯吧，它们并未因人群的离散、喧嚣的落幕而凄悲，反而更加耀眼呢。所以你呢，一定要幸福，如果这是你

想要的生活，如果这是童年的你所希冀的，那么，就朝着幸福，努力狂奔吧。

我终于还是没能够喜欢青苔，即便哪天你离开得太久，久到我的额头荒凉得长出了它们，长出了青苔，那也不要紧的，真的没什么。

或许我拥有的已经太多太多，所以一定有一些我不愿的、难舍的情怀要离我而去，遥远到再也看不到、摸不着。这样的话，我仍旧不怕。比起看着那把扣下无限幸福的伞，在转角踟蹰的伞，不是更加珍贵吗。

我知道你都会懂的。

你知道吗，我学了很久，才学会不回头看。真怕会又一次忍不住泪水。

我想你，我知道你也一定是想我了，父亲。